

近代「數字卦」研究考述

陳詠琳*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通訊作者：陳詠琳

通訊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E-mail: emc78jj@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7 月

接受日期：2016 年 9 月

摘要

所謂的「數字卦」，乃指出土文物上某種奇特的卜筮符號，有學者指出這些符號為「一」到「十」的數字，並將之與《周易》互相連結，遂使此類符號有「筮數易卦」之稱，成為新穎的研究題材。張政烺以「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原理，把這些數字符號轉換為《周易》卦畫，系統性地建構「數字卦假設」。在「數字卦假設」提出前的二十年間，考古團隊陸續挖掘出刻有此類卜筮符號的出土文物，學者們掌握的材料越來越多，足以對「數字卦」展開進一步的探究，在樓宇棟等人的推動下，學術界掀起一股數字卦研究熱潮。然而，張政烺雖然替數字卦建構了相當程度的學說體系，但其終究只是個假設，未必為正確的客觀事實。因此，有些學者從其他角度切入反思，對「數字卦假設」的內在問題提出質疑。「數字卦研究」至今已風行卅餘年，擁有可觀的研究成果，可惜學者們皆埋首於數字卦符號的解構與分析，鮮少有人去整理卅餘年來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以致「數字卦研究」顯得片面、零碎，讓人不得其門而入。有鑑於此，本研究試著梳理近代「數字卦」的出土概況與研究歷程，並闡述對張政烺「數字卦假設」的反面見解，回顧卅餘年來學術界對「數字卦」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筮數易卦、數字卦、卜筮符號、出土材料

Study of Recent Decades on Number Sets

*Yong-Lin Ch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Yong-Lin Chen

Address: No. 1, University Rd., East Dist., Tainan City 701, Taiwan (R.O.C.)

E-mail: emc78jjj@gmail.com

Received: July, 2015

Accepted: September, 2016

Abstract

The so-called number sets are the particular divination symbols on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There are scholars regarding those symbols as numbers and linking them with *Zhou Yi*. As a result, this type of symbol is called divination number and *Yi Jing* trigram and is a new research issue. Applying the principle that odd numbers are ying (陰) and even numbers are yang (陽), Cheng-Lang Chang transferred these numbers to be *Zhou Yi*'s 64 hexagrams, constructing the number sets hypothesis systematically.

In the twenty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number sets hypothesis was submitted,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excavated successively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with such divination symbols inscribed on and the scholars found more and more material which sufficed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number sets. Promoted by Yu-Tung Lou et al., the research of number sets was on trend. Although Cheng-Lang Chang constructed at a certain degree the theory system for number sets, the theory system for number sets is after all a hypothesis merely, not correct objective fact absolutely. Therefore, some scholars approach and think from a different angle, querying the problem inside the theories for number sets.

Till now, the research of number sets has been on trend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establishing considerable academic accumulation. Nevertheless, most of the scholars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research of number sets symbols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few of the scholars organiz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recent thirty odd years on number sets. Due to that, it seems that the research of number sets is fragmented and scattered, which hinder others' understanding of it. In the current study, in view of that, it was tried to organiz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unearthing of number sets and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the recent decades on number sets. And the academic evolution and opposite opinions therein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study briefly a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f the recent decades on number sets.

Key words: *divination number and Yi Jing trigram, number set, divination symbol, unearthed material*

壹、前言

「數字卦」為刻畫在商周文物上的奇特符號，最早出土於北宋，但當時的學者們無法對這些符號作出合理的解釋，之後便迅速衰微，甚少有人再談起。直到 1950 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的古代文物中，出現了幾組刻有奇特符號的卜骨，引起學術界關注，諸多學者紛紛撰文揣測這些卜骨符號的含義，卻眾說紛紛、莫衷一是，難以辨認這些符號究竟為何？歷經二十餘年的醞釀，遂使張政烺先生得以鎔鑄諸家之說，連結《周易》卦畫，提出「數字卦假設」。倘若誠如張政烺的假設，這些符號確實為六十四卦，勢必能重新定義《周易》與古代筮法的源流，遂使易學界、考古學界、文字學界的學者紛紛投入，促使兩岸三地的學者掀起了一股數字卦研究熱潮，為近代考古易學研究的一項重要議題。張政烺於 1978 年提出「數字卦假設」，距今已將近四十年，此段期間的研究成果豐碩，卻鮮少有學者去整理這些研究成果，遂使與「數字卦」相關的論文散布於各式期刊，顯得片面而零散，讓人不得其門而入。有鑑於此，拙作將試著梳理近代的「數字卦研究」，以利後續研究者掌握「數字卦」的出土概況與研究歷程。拙作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率先論述「數字卦研究之緣起」，由北宋南宮中鼎銘文的奇特符號為起源，而後逐一羅列出河南殷墟四盤磨村、西安張家坡豐鎬、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的甲骨數字

符號，最後闡發張氏所提出的「數字卦假設」；第二部分列舉天星觀楚簡、雙古堆漢簡、王家臺秦簡、長安西仁村陶拍、馬王堆帛書等等「卜骨以外的數字卦」；第三部分則討論學術界對張政烺「數字卦假設」的反思，筆者在歸納眾說後，整理出「數字卦假設」的四大未安之處，有助於從另一個視角檢視近代的「數字卦」研究。

貳、「數字卦」研究之緣起

一、起源於北宋「南宮中鼎」銘文上的奇特符號

宋儒王黼編纂的《宣和博古圖》記載了北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湖北孝感縣出土的「安州六器」銘文，六器之一的「南宮中鼎」，有某段銘文如下：

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寒師。王命大史括懷土。王曰：「中，茲懷人內，史錫于璣玉作臣。今括里，汝懷玉，作乃采。」中對王休命，黼父乙尊。惟臣尚中臣，赫赫。¹

周昭王把一部分的領地「福」，²賞賜給有功的諸侯「中」。³為了表示紀念，「中」自行鑄造了「南宮中鼎」，並將此事銘刻在「南宮中鼎」上面。北宋學者在注解銘文內容時，並無太大歧見。但銘

¹ 筆者按：「赫赫」鼎文作「 」。宋·王黼：《宣和博古圖·周朝鼎》（臺北市：新興書局，1969），卷 2，頁 150。

² 李學勤曰：「安州六器是中所作銘功報先的祭器，出土的地點孝感，應該就是中受封的福地。」引自李學勤：〈考古中發現的筮法〉，收入《周易經傳溯源》（高雄市：麗文文化，1995），頁 204。

³ 張亞初指出：「中」為姬姓，乃是周王室血脈的同姓諸侯國。周昭王南征楚國時，派遣「中」為先行官，可知「中」十分受到周王室的信賴與倚重。參閱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與族屬〉，《江漢考古》（1984），第 2 期，頁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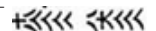
文末尾出現的這兩組符號，卻讓人不明究理、難解其意，王獻把這些符號注釋為「赫赫」，同時期的薛居功引申為「赫赫師尹」之義，⁴王侏則解釋為「十八大夫、八大夫」，⁵這種與前面銘文內容不相符、強行附會的論點自然難以服人，但囿限於當時出土文物的不足，一直未能出現更合適的見解，是以宋代的「數字卦研究」姑且只能發展至此，無法繼續向前推進。

二、醞釀於 1950 至 1977 年之「出土材料」湧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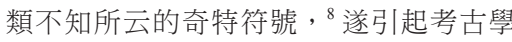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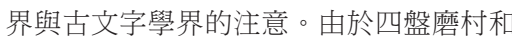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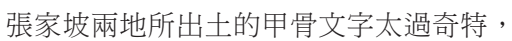
出土材料不足的侷限，遂使「數字卦研究」被擱置了八百餘年，直到民國時期，古代文物大量出土，學者能透過多種地下材料與書面文獻交互比對，進而得到新的見解。最早回顧「南宮中鼎」這些奇特符號的近代學者是郭沫若和唐蘭，郭氏反對宋儒「赫赫」與「十八大夫、八大夫」之類的注解，認為可能是「中」之族徽，⁶唐蘭亦指出：「宋人把它們釋成赫字是錯的。按銅器銘刻的一般規律，這兩個字

在銘文最後，應該是氏族的名稱。」⁷與郭沫若的看法相似。以下介紹 1950 年到 1977 年對「數字卦研究」影響甚大的出土與學說。

(一) 河南安陽殷墟四盤磨村出土

1950 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往殷商故都安陽小屯村附近的四盤磨村進行發掘工作，於西部 SP11 坑出土三塊大卜骨，其一刻有三行橫向奇特符號（圖 1），頗形似於「南宮中鼎」銘文末尾的「」符號。

(二) 西安張家坡豐鎬遺址出土

1956 年，中國科學院的考古團隊又在陝西長安張家坡發現一批西周時期的卜骨，這批出土材料裡面，再度出現「」、「」、「」、「」四組此類不知所云的奇特符號，⁸遂引起考古學界與古文字學界的注意。由於四盤磨村和張家坡兩地所出土的甲骨文字太過奇特，遂使李學勤、郭沫若等古文字學家開始留意於此類不知名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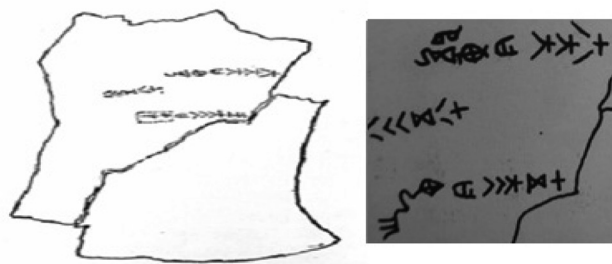


圖 1 四盤磨卜骨符號

⁴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 10，收入徐蜀編：《國家圖書館藏金文研究資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冊 22，頁 258。

⁵ 宋·王侏：《嘯堂集古錄·周南宮中鼎》（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6。

⁶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頁 49-50。

⁷ 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第 2 期，頁 336。

⁸ 請參閱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文物參攷資料》（1956），第 3 期，頁 5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報告：1955～1957 年陝西長安縣灃西鄉考古發掘資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頁 92、111。

(三) 李學勤與唐蘭先生的推論

四盤磨村及張家坡卜骨出土後，李學勤發表〈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指出此類符號可能和《周易》的九、六之數相關，⁹為近代第一個串聯「數字卦符號」與《周易》的學者。另一方面，唐蘭則全面蒐集相關材料，於1957年發表〈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文中特別提出十三組符號（表1）討論，並根據結果歸納出四個論點，¹⁰進而推斷這類奇特符號是由「數字」組成，為已經消失的古代少數民族文字。若以今日學界所積累的「數字卦研

究」成果來重新審視，唐蘭這篇文章的論點出現不少謬誤，但卻能帶給當時的學者諸多啟發，具有開創之功。¹¹

(四) 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

1977年，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一萬七千餘片甲骨，加以清理後，保有帶字甲骨近二百片，其中有四片刻有類似四盤磨村、張家坡出土的奇特符號，可惜僅有四片尚可辨識（表2）。

隨著四盤磨村、張家坡與鳳雛村的發掘，學者已獲得相當的研究材料，足以對這些奇特符號進行假說性的推論。李學勤

表1 唐蘭1957年所提出的13組符號





編號	符號	對應數字	符號來源
1	十 八 八 八 八 八	七八六六六六	「南宮中鼎」銘文末尾
2	八 十 八 八 八 八	八七六六六六	
3	十 八 八	七五八	《三代吉今文存》載錄的「中旂父鼎」
4	八 八 一	八五一	
5	八 八 八	五八六	《懷米山房吉金圖》載錄的「效父彝」
6	八 一 八 八 一 一	六一八六一一	
7	二 八 二 一	二六二一	1956年張家坡出土的某塊卜骨
8	八 一 八 八 八 一	六一六六一一	
9	八 八 二 一 一	六八二五一	1956年張家坡出土的另塊卜骨
10	十 一 八 八 一	五二六八一	
11	十 八 十 八 十 八	七八七八七八	1950年四盤磨出土的卜骨上段
12	八 八 八 八 十	八六六五八七	
13	十 八 十 八 八	七五七六六六	1950年四盤磨出土的卜骨下段

⁹ 李學勤曰：「這種紀數的辭和殷代卜辭顯然不同，而使我們聯想到『周易』的『九』『六』。」引自李學勤：〈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攷資料》（1956），第11期，頁17。

¹⁰ 唐蘭指出：「(1) 這都是文字，而且是有特殊形式的文字。(2) 周代這些文字已經僅用於氏族名稱……。 (3) 在豐鎬遺址裏找到了兩塊有這種文字的卜骨，但事實上不論在殷墟或在西周銘刻裏，一般不用這種文字，周國從文王以後才到豐鎬，所以說這既不是殷文字，也不是周部族先世的文字，但可能是曾經住過現豐鎬地域的一個民族（例如古豐國之類）的文字。(4) 從四盤磨卜骨把殷文字和這種文字對照……來看，至少殷代還有人熟悉這種文字。」同註7，頁35。

¹¹ 黃忠天：〈漫談歷代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影響〉，《中華道教學院南臺分院學報》（2000），第1期，頁167-168。

表 2 鳳雛村所得四組卜甲符號

收錄卜甲編號	符號
7 號卜甲	
81 號卜甲	
85 號卜甲	
177 號卜甲	

揣測與《周易》相關，唐蘭認定這些符號皆為「數字」，張政烺則結合此兩人的論點，正式提出「數字卦假設」。

三、確立於 1978 年張政烺提出的「數字卦假設」

1978 年，吉林大學於長春召開第一屆中國古文字學學術討論會。徐錫臺於會議中發表鳳雛村卜骨的發掘報告，並將上面的奇特符號提出來討論。與會的張政烺在看到這批新出土文物後，隔日臨時增加〈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演講，將鳳雛村四組卜甲符號與《周易·繫辭傳》的揲著之法互証，說明此類符號很可能是古代占筮記錄，遂秉持「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原則，當場把鳳雛村的四組卜骨數字轉換成《周易》的六十四卦（表 3），


並推論卜甲上的「五、六、七、八」數字符號，或許就象徵著「老陰、少陰、老陽、少陽」。

張氏提出的這套「數字卦假設」獲得張頴、洪家義等與會學者們一致的肯定。

隔年，徐錫臺、樓宇棟以張政烺的「數字卦假設」為基礎，共同發表〈西周卦畫試說一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畫初探〉，¹²說明甲骨上奇、偶數組成的六畫卦，可能是西周早期真實的卦畫原形，為古代使用「數字」卜卦所遺留的痕跡，並特別援引汪寧生〈八卦起源〉：「陰、陽兩爻，是古代巫師舉行筮法時，用來表示奇數和偶數的符號，八卦則是三個奇偶數的排列和組合。」¹³作為印證。

張政烺在得到與會學者們的肯定後，便全心投入此議題。沉潛了兩年，於 1980

表 3 張政烺對鳳雛村出土四組卜甲數字的轉換

鳳雛村卜甲符號	代表數字與陰陽符號	《周易》對應卦
1 	八七七八五 陰陽陰陽陰陽	 水火既濟
2 	七六六七六六 陽陰陰陽陰陰	 艮為山
3 	七六六七一八 陽陰陰陽陽陰	 山風蠱
4 	七六八六七六 陽陰陰陰陽陰	 山水蒙

¹² 徐錫臺、樓宇棟：〈西周卦畫探原——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畫初探〉，收入劉大鈞編：《百年易學菁華集成·出土易學文獻（壹）》（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頁 3-6。

¹³ 汪寧生：〈八卦起源〉，《考古》（1976），第 4 期，頁 245。

年發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列舉卅二例，以作為自己「數字卦假設」的例證。¹⁴1981年，張亞初、劉雨在張政烺的基礎上，再增補卅六例，並附有摹本。¹⁵隨後張政烺又發表該文之〈補記〉，追加卅例，總共提出六十二例，並發表〈帛書六十四卦跋〉、〈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兩篇論文，¹⁶系統性地建立「數字卦假設」的理論架構。戴璉璋從張政烺三篇學術論文中歸納出五大要點，¹⁷賴貴三先生在〈說「易」在上古的形成、流傳與詮釋〉一文修補其論述曰：¹⁸

- (一) 金文中所見之數字組合，為古筮法中之「數字卦」。
- (二) 目前所見之「數字卦」，有些可能出於新石器時代，而出於殷、周二代者最多；亦有戰國、秦、漢時代之遺物。
- (三) 六字卦出現最早，亦最為普遍；三字卦出現於殷、周時期，數量較少。
- (四) 筮卦之數字，早期用一到八；殷以來，「三」以「一」記之，「二」、「四」以六記之；「九」則出現於西周中晚期。卜骨上「九」、「七」絕不同時出現。
- (五) 上古筮法可能歷經多次改革，

而最重要之改革，是將筮數歸納為奇、偶兩類，分別以「—」、「∧」記錄。

張政烺的「數字卦假設」理論，促使考古學、古文字學、易學界全都掀起一股「數字卦」的研究風潮，至今熱烈討論的趨勢固然已經消退不少，仍然不時會出現與「數字卦」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

參、卜骨以外的「數字卦」

雖然在1950年到1977年這段時間，發掘的馬王堆帛書（1973年出土）和雙古堆漢簡（1977年出土），亦記載了「數字卦」符號，但當時張氏之說尚未提出，故被短暫地忽略，直到「數字卦假設」流行於學術界，學者們才重新為馬王堆帛書與雙古堆漢簡的「數字卦」作出解釋。因此，在1978年之前，被視為「奇特符號」的數字卦材料，唯有四盤磨村、張家坡、鳳雛村三者的出土文物，故在張政烺「數字卦假設」提出之前，「數字卦」研究的範圍僅僅侷限於卜骨上的數字符號。本章將另外介紹「竹簡」、「陶拍」、「帛書」等不同於甲骨的「數字卦」。

一、戰國楚墓竹簡

(一) 天星觀楚簡

1978年，荊州地區博物館在江陵縣

¹⁴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561-580。

¹⁵ 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第2期，頁155-157。

¹⁶ 兩篇文章皆收錄於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帛書六十四卦跋〉收錄於頁680-691；〈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收錄於頁714-723。

¹⁷ 戴璉璋：〈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貢獻——談數字卦〉，《國文天地》（1988），第3期，頁27-28。

¹⁸ 賴貴三將戴璉璋的第三點拆成二、三兩點，而未沿用戴璉璋的第二點（第二點內容：據《尚書》、《周禮》、《左傳》等書，可知古人卜、筮並行，或先卜後筮，或先筮後卜。數字卦之所以刻在卜用的甲骨上，就是這個緣故）。見賴貴三：〈說「易」在上古的形成、流傳與詮釋〉，收入賴貴三著：《易學思想與時代易學論文集》（臺北市：文津，2007），頁156-159。

境內天星觀一號楚墓發掘出竹簡七十餘枚。竹簡內容大致可分成「卜筮記錄」和「遺策」兩個部分，刻有數字符號的竹簡有八組，共九十六個數字，若以「數字卦假設」轉換，則能夠形成十六個《易》卦。這些數字的出現次數分別為「一」（三十七次）、「六」（四十九次）、「八」（五次）、「九」（四次）和某個殘缺字體（一次），全然不見二、三、四、五、七。戴璉璋曾經解釋此現象：此現象表示「數字卦」使用的數字已經集中到「一」和「六」底下。此處的「八」或許是從「六」分出的，「九」則可能是從「一」化分而來，這便成為《易》的前身。¹⁹史善剛歸納天星觀楚簡的卜辭釋文及卜卦，運用「奇數為陰，偶數為陽」的原則，並對照今傳本《周易》，轉換出各卦卦名及變卦性質，筆者此處節錄「〈咸〉之〈訟〉（三爻變）」作為參考（表4）。²⁰

（二）葛陵楚簡

1985年，河南省新蔡縣文物保管所進行全縣文物普查時，在葛陵故城東北部發現兩座大型古代墓葬。根據考證，葛陵故城可能是「平夜」的封邑，墓葬即為楚國封君「平夜君成」的埋葬處。葛陵竹簡

內容大多是墓主平夜君成生前的卜筮祭禱紀錄，占卜內容以求問病情為主，格式與「包山楚簡」十分相似，但敘述方法仍有些許不同。比如，包山楚簡的「命辭」大多都在「某為某貞」之後，內容直接敘述貞問事由；葛陵楚簡則會明確解釋貞問原因。可惜，由於盜墓者的破壞，使得葛陵竹簡殘破不堪，完整被留下來的篇章頗為稀少，記有數字符號的竹簡，更是斷簡殘篇、難窺究竟。

商代甲骨與戰國楚墓竹簡，兩者地域原本就不同，且又相距數百年之久，兩者的卜筮程序、儀式、器具、方法，甚至是筮書的內容等等，必然會有諸多歧異，史善剛先生便指出：

般商以來的所謂「卜筮不過三」、「三人同卜」或「一事一卜」的卜筮特點。到了戰國時代，如包山楚簡易卦，則出現了卜辭一則、卜卦兩兩一組的新的卜法。筆者以為這一發展演變之跡象，乃《易經》一書誕生之後出現的一個新變化。²¹

雖然史先生的說法還有待考證，但也

表4 天星觀楚簡符號與《周易》六十四卦對應關係

簡卦原文	簡卦釋文	《易經》經卦	《易經》別卦 本卦之卦	變卦
× —	八 一			
— —	一 一	☱ 兌	☰ 乾	
— —	一 一			
— ^	一 六		咸 訟	三爻變
^ +	六 七	☶ 艮	☵ 坎	
^ ^	六 六			

¹⁹ 同註17，頁27-28。

²⁰ 史善剛：〈數字卦與簡帛易〉，《中州學刊》（2005），卷6，頁146。

²¹ 同註20，頁146。

替殷商到戰國這段將近千年時間所產生的筮法變化情形，提出一種可能的解釋。

(三) 包山楚簡

在天星觀楚墓之北大約十六公里處，有一座被稱為「包山大冢」的土崗，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團隊於 1986 年至 1987 年，在此地發掘出九座墓葬，學者稱之「包山楚墓」。其中二號楚墓出土的竹簡有 448 枚，留有字體者共 278 枚。由於「包山楚墓」與「天星觀楚墓」的時間、空間皆極為接近，故出土的竹簡性質也就頗為相似。依使用類型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文書」，內容涉及戶籍登記和獄訟案件；第二種是「卜筮祭禱紀錄」，內容多為占卜問病之事；第三種是「遺策」，乃是死者的陪葬品清單。

包山楚墓的「卜筮祭禱紀錄」，格式一般包含「前辭」、「命辭」、「占辭」、「禱辭」和「二次占辭」（祭禱鬼神過後所得的論斷之辭）五部分，其中有六組兩兩併列的「數字卦」。史善剛於〈數字卦與簡帛易〉對包山楚簡亦有整理，²² 在此節錄編號 210 圖片（圖 2），以及對照表（表 5）以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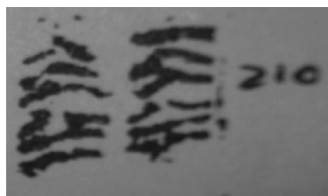


圖 2 包山編號 210 竹簡

不論是「天星觀楚簡」或「包山楚簡」，用傳統的《周易》卦象雖可解釋，但與楚簡卜筮所記載的占斷辭相比，往往有結果不相合者。于蒞先生認為兩兩併列的數字組合，若從《左傳》、《國語》的用筮方法來看，應當是變卦的「本卦」和「之卦」，²³ 可以使用象數易學的「互體」詮釋。說明了「天星觀楚簡」和「包山楚簡」所呈現的「數字卦」順位，應當是比照《周易》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的六位次序，而且也已經開始運用「變卦」、「互體」等較複雜的方式來進行占卜。²⁴

二、秦漢時期竹簡

(一) 雙古堆漢簡

1977 年，安徽省阜陽市博物館在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中發掘出大批竹簡，但

表 5 包山楚簡編號 210 所載錄符號與《周易》六十四卦對應關係

簡組編號	簡組原文	簡組釋文 本卦之卦	《易經》經卦		《易經》別卦 本卦之卦		變卦
210	∧ —	六 一					
	∧ ∧	六 六	☷ 坤	☶ 艮			
	∧ ∧	六 六			臨	損	一爻變
	× ×	八 八					
	— —	一 一	☱ 兌	☱ 兌			
	— —	一 一					

²² 同註 20，頁 145。

²³ 關於「本卦」、「之卦」，參閱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4。

²⁴ 于蒞：〈包山楚簡的數字卦〉，《北方論叢》（2005），第 2 期，頁 2。

殘破嚴重、字跡模糊，使得整理工作多所窒礙，但仍不失為數量眾多的簡書佚籍。墓主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竈，內含三百多片與《周易》有關的破碎簡片，每段的卦、爻辭後面，皆有許多詢問日常事務的卜辭，如病情、婚嫁、產子、商賈出入、居家吉凶等。「數字卦」符號則記載在各簡片起首的位置（圖3），可惜目前尚可辨識者，僅有「 $\begin{smallmatrix} \wedge \\ \wedge \\ \wedge \end{smallmatrix}$ 〈大有〉」、「 $\begin{smallmatrix}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end{smallmatrix}$ 〈離〉」、「 $\begin{smallmatrix}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end{smallmatrix}$ 〈林〉」、「 $\begin{smallmatrix}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end{smallmatrix}$ 〈大過〉」、「 $\begin{smallmatrix}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 \wedge \end{smallmatrix}$ 〈賁〉」五組。

（二）王家臺秦簡

1993年，江陵縣荊州鎮王家臺發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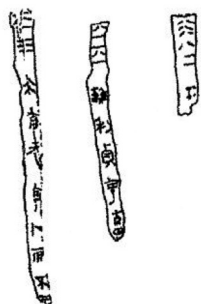


圖3 阜陽雙古堆漢簡易卦

秦、漢墓葬十六座，第十五號墓出土大批竹簡，數量高達八百餘片。此批竹簡的卜辭內容可分為「卦畫」、「卦名」和「解說之辭」，大多採用古史中的占筮之例，尚可辨識的「數字卦」符號約有五十餘個，其中不免有所重複。而在「卦名」的部分，竹簡所見卦名幾乎都與今傳本《周易》相同。²⁵ 以下列舉編號182的秦簡為例（表6）。

從竹簡上面的符號來看，王家臺秦簡刻的是以「一」、「六」組成的「數字卦」。

「數字卦」從殷商至西周末年，逐步形成六畫卦後，往往是以「一」、「×」、「 \bowtie 」、「 \wedge 」、「 \perp 」、「 \succ 」等數個奇偶數組合而成，但到了《周易》定型、普遍流傳的戰國時代，「一」和「 \wedge 」兩者就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從包山楚簡到王家臺秦簡所呈現的數字比例演變，可視為「數字卦」的數字符號逐漸趨向統一化的肇始時期。王家臺竹簡雖然有單一的三畫卦，卻無「兩兩相耦」、「非覆即變」²⁶ 的卦序結構；雖然有簡單的史官卜筮占辭，卻無六爻之爻辭。竹簡內容包括炎帝、黃帝、禹、啟、夏桀、商紂、周武王、

表6 王家臺秦簡編號182與《周易》六十四卦對應關係

秦簡編號	秦簡原文	易卦釋文	奇陰偶陽轉換	《周易》對應	秦簡易卦
182	—	—	陽	 天火〈同人〉	〈同人〉
	—	—	陽		
	—	—	陽		
	—	—	陽		
	\wedge	六	陰		
	—	—	陽		

²⁵ 若見卦名不同，大多只是因為通假現象。例如：編號471秦簡作「毋亡」，即《周易》〈无妄卦〉之假借；此外，另可見秦簡中的「柰」字，為《周易》六十四卦中「泰」字之假借。當然也有文字真正不同者，譬如編號213秦簡雖是對應《周易·既濟》，而秦簡易卦作「蚩」。

²⁶ 孔穎達曾歸納《周易》卦序變化之規律，即「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而已。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疏：《周易正義·序卦傳》，卷9，收入清·阮元編：《十三經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2007），頁186。

穆天子等故事，可謂一部從遠古到上古的神話史書。儘管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但對於目前的古代易學、史學研究之價值堪稱獨一無二。

三、長安西仁村陶拍

2001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團隊在長安縣黃良鄉西仁村的北方採集到四件時代下限不晚於西周末期的陶拍，其中兩塊上面有刻痕明顯、可供辨識的數字符號（圖4）。兩塊之中較小塊者，刻有兩行數字符號，可分別解讀為「六一六一六一」和「一六一六一六」，若援用「數字卦假設」的理論系統來轉換，則為六十四卦的〈既濟〉和〈未濟〉。另外一塊有四組符號，曹瑋和李學勤兩位學者皆同樣把它們轉換為《周易》的四個卦，卻因為解讀方向的不同，而產生分歧的見解。曹瑋認為此四個卦一分為二，右邊兩卦是由左往右刻畫而成，分別為「八一六六六六」、「八八六八一八」，為《周易》的〈比〉和〈師〉；左邊兩卦則是由右向左讀，為「一一六一一一」和「一一一六一一」，

乃是〈小畜〉和〈履〉。曹氏又試著揣摩這塊陶拍的內容，認為是在祈求製造陶器的成功率。²⁷不同於曹瑋，李學勤則把這四個卦視為一個整體，皆由右向左讀，依序為「八八六八一八」、「八一六六六六」、「一一六一一一」、「一一一六一一」（即〈師〉、〈比〉、〈小畜〉、〈履〉），並指出「〈師〉之後為〈履〉」、「〈未濟〉尾隨〈既濟〉之後」與今傳本《周易》順序相同，故大膽推想：當時所用的卦序，恐怕與今相去不遠。²⁸廖名春十分認同李學勤「當時使用的『數字卦』卦序與今傳本《周易》相同」的看法，並就此發揮己見，廖氏的論點大致可分為二：第一、「數字卦」是用筮數記爻，而不是僅以陰、陽兩者標示，所以是一種「十位數字卦」，而非「兩位數字卦」。因此，筮數至少有「一、六、八」，肯定不會只稱「九、六」；第二、此處的「數字卦」兩兩相對，且遵循《周易》六十四卦排列的變化規律，由此可得知今傳本《周易》當時早已存在，縱使內容必然有所差異，但應當屬於同一系統。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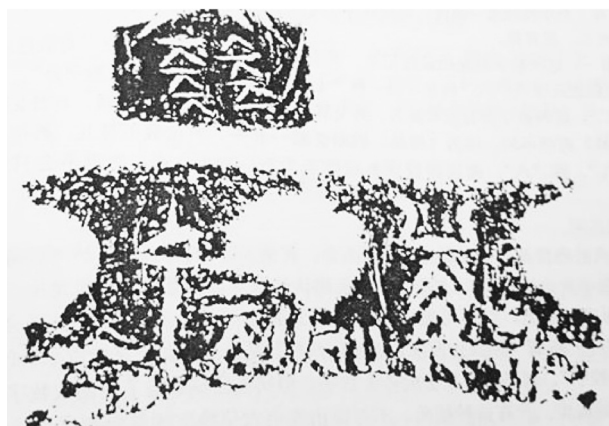


圖4 長安西仁村陶拍的「數字卦」符號

²⁷ 曹瑋：〈陶拍上的數字卦研究〉，《文物》（2002），第11期，頁68-70。

²⁸ 李學勤：〈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周易研究》（2003），第5期，頁5。

²⁹ 廖名春：〈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周易研究》（2003），第5期，頁10-13。

四、馬王堆帛書

帛書《易經》被發現於1973年，湖南省長沙市郊馬王堆三號漢墓東邊箱的一漆盒內，帛幅卷首為《周易》六十四卦，後面有一篇佚書，內容為「 $\begin{matrix} \wedge \\ \wedge \\ \wedge \end{matrix}$ 」、「 $\begin{matrix} \wedge \\ \text{三} \\ \wedge \end{matrix}$ 」等類似「數字卦」的符號。張立文就此提出兩點例證，論述「數字卦」和帛書《易經》可能蘊含著某種關聯：第一點、在帛書《易經》裡面，陽爻作「—」，陰爻作「八」，頗類似「數字卦」的「 \wedge 」、「 \times 」，從這兩者之間足以窺見「《易》筮」的演變。例如，「數字卦」的六（ \wedge ）、八（ \wedge 或 \times ）演化成帛書《易經》的「八」，又再轉變為今傳本《周易》的「--」。第二點、帛書《易經》的〈坤〉作「川」，「川」、「 \lll 」二字在古代相通，秦始皇未統一文字以前，六國各地寫法皆有所不同，而「數字卦」從「 $\begin{matrix} \wedge \\ \wedge \\ \wedge \end{matrix}$ 」變成「 \lll 」，可能象徵著由六國文字轉化為秦隸的過程。³⁰

肆、張政烺「數字卦假設」的未安之處

在張政烺「數字卦假設」提出後，又出土了大量刻有數字符號的文物，遂使「數字卦」研究風靡一時，不論是易學界、考古界、古文字學界，甚至從事民族學的研究者，皆蜂擁投入「數字卦」的研究行列。然而，那些考古文物上的「奇特符號」，真的能夠完全以「數字卦」一詞概括嗎？張政烺替「數字卦」建構了一套理論體系，再加上贊同「數字卦假設」的

學者不斷旁徵博引、加以舉證，在多次研究報告的累積與強化下，讓張政烺的「假設」幾乎牢不可破，成為學界對此類數字符號之共識。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的學者從其他角度切入檢視，揭櫫「數字卦假設」的內在問題，認為不應該把這類數字符號強行附會到《周易》的卦、爻系統中。

一、「數字卦假設」本身的隱含問題

在張政烺等學者的影響下，學術界目前對這些「奇特符號」最普遍的名稱即為「數字卦」，但也有「奇字」、「卦畫」、「筮數」、「易卦」、「筮數易卦」等等不同名稱。這些不同的稱謂，在在顯示出學者們對這些「奇特符號」帶有認知上的差異，邢文曰：「對於所謂的數字卦，我們在其名稱與概念上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³¹至今尚未有一個能完全讓眾人信服的名稱出現，目前使用得最廣泛的依舊是「數字卦」一名，乃因張政烺確立了一套頗為完備的「假設」。然而，這套體系建構雖然看似合理，但其實在各個推導過程中，理應要有一些必要條件需要先去滿足，張氏卻未多言之。「數字卦假設」的轉換程序如下：

第一步：先將此類卜筮符號換成數字。

第二步：再將數字分為奇數、偶數兩大類。

第三步：將奇、偶數改為《周易》之陽爻、陰爻。

第四步：用所得爻去對應《周易》六十四卦。

首先，暫且不討論《易》是否源於

³⁰ 張立文：《周易帛書今注今譯·周易帛書淺說》（臺北市：學生書局，1991），頁11。

³¹ 文中所提的幾種數字卦別名，摘自邢文對數字卦名稱與概念的整理，參閱邢文：〈數字卦與《周易》形成的若干問題〉，《臺大中文學報》（2007），第27輯，頁7-11。

「數」？假使《易》源於「數」，也無法將「甲骨片上面的數字」和「《易》起源的數字」做一個直接的連結，更何況目前也無法將這些「奇特符號」完全等同於數字，此為「第一步」隱含的問題。在討論「第二步」之前，先假定這些「奇特符號」為數字，那這些「數字符號」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只是一種圖案性的文字？或者已具備數學的計量性質？張政烺將數字分成奇、偶兩種，把連續數字作了分類，但商、周時期是否已經具有分類數字的計量概念？此還需要再探討。最後，中國古代的卜筮並非只有一種，這些「奇特符號」是否屬於「易」的體系？縱使屬於「易」，是否為今日的「周易」？恐怕也還有待商榷。在此情況下，「第三步」和「第四步」直接將這些「奇特符號」與《周易》的卦、爻符號與觀念相連接，確實有不安之處。

二、學術界對「數字卦假設」的批判

張政烺「數字卦假設」的四個轉換步驟稍微太過簡化，因而忽略許多潛藏的問題，造成論證基礎不穩。目前對「數字卦假設」提出的批判，大多都是從此四個轉換步驟的隱含問題衍生而來。

（一）與殷商時期數字認識史相違

若要假設商朝人真的是以「數字符號」來進行占卜，那至少得要滿足兩個必要條件：第一、確定「當時的人已具有明確的數列概念」；第二、確定「當時的人已經能夠區分奇數、偶數」。否則，要如何把這些「數字」轉換成奇、偶數兩個部分？王化平就曾經以數學發展史的角度提出「數字卦假設」的矛盾：

殷商甲骨中，存有多片刻有數字，且按奇偶性分列書寫的甲骨。其排列有多種方式，這表明，殷人對數字奇偶性的認識還處在探索過程中。因此，從數學史的角度看，殷人將奇偶性應用於占筮的可能性不大。³²

王氏根據甲骨片的書寫情形表示，殷商人的確已經具有「一」到「十」的數字符號與順序觀念。但若要據此推論殷商人已經掌握數字的計量性質，可以清楚區分奇數、偶數，甚至還應用於占筮之中，未免逕自跳過太多環節。王化平從當時的人們對數字的認識尚未成熟這點切入，指出殷商時期以區分奇、偶數字來進行占筮的可能性並不高。

（二）占筮符號有不屬於六畫卦者

「數字卦假設」的「第三步」、「第四步」是直接將這些「奇特符號」對應《周易》的卦爻。然而，《周易》僅有「三畫卦」與「六畫卦」兩種卦畫圖式，但刻有這些「奇特符號」的出土文物，竟然出現四畫、五畫、十二畫、十三畫等等不同的「數字符號」個數組合，請見劉大鈞《大易集說》曰：

數字卦只能解決六位與三位元奇偶數圖形的問題……若卜骨上的數字或線段既非六位，亦非四位或五位，而是十位以上，如扶風縣齊家村西周遺址採集的卜一百零號卜骨，乃由十三位元與十二位元數位組成，這又是何卦呢？《繫辭》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八卦起源

³² 王化平：〈數字卦兩點思考〉，《求索》（2005），卷12，頁214。

於筮數，這是可信的，但若認為這些商周器皿卜骨上的數字或線段一律都是卦，我以為尚需作進一步慎重的考證與研究。³³

劉氏的詰問甚為有力，「數字卦假設」無法解釋「三位元」與「六位元」以外的成列符號。倘若出現的「數字符號」個數為三位元的倍數（例如十二位元者），尚能視為多組三位元，或是兩組以上的六位元符號所拼湊而成，但扶風齊家村發掘出一塊無塗抹痕跡的十三位元卜骨（圖5），實在無法再用張政烺的「數字卦假設」來強加解釋。

（三）純粹陰陽將使數字意義消失

李宗焜指出「數字卦」有「一」到「十」的數字符號，而《周易》只有陰（--）、陽（—）兩種爻畫，故對於張政烺「把數字符號匯合於奇、偶兩類，再轉換成陰陽符號」的方式感到疑惑，遂在〈數字卦與陰陽爻〉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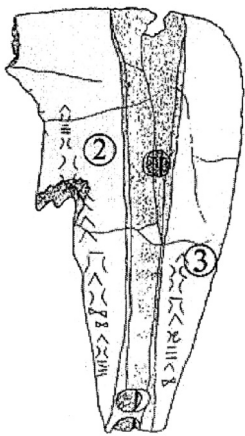


圖5 扶風齊家村採集 108 號卜骨

數字卦的數字，依「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原則，固然不難對應出易卦的卦名，但以此方式，「一六八」對應出來的是「☶」（艮），同理，「五六八」或「一八六」等對應出來的也都是「艮」。以《周易》而言，既皆是「艮」，則不可能有任何差異，但從數字卦而言「一六八」與「五六八」、「一八六」等，卻不應差別？³⁴

李宗焜指出，若根據張政烺「數字卦假設」：每一位置的陰爻，皆能用「二」、「四」、「六」、「八」四個數字替換；陽爻也可以隨意代入「一」、「三」、「五」、「七」、「九」這五個數字，將會使得原本會出現 729 種（ $9 \times 9 \times 9$ ）的可能性，極簡化為只有陰、陽爻的 8 種（ $2 \times 2 \times 2$ ）可能性，兩者差異甚大。除此之外，如果數字只要檢視它的奇、偶性質，「一六八」、「五六八」、「一八六」又有何不同？是否直接用某種二元符號來表示陰、陽符號即可，為何還要使用數字來轉換？

（四）卦畫、卦名未必屬於同體系

曹礎基並不反對「數字卦假設」的前面三個步驟，但對於最後的步驟要「用所得的陰、陽爻來對應《周易》六十四卦」這個程序，提出了《周易》的「卦畫」與「卦名」未必相符合的反思：

周原等地出土的甲骨上刻有數圖形畫，被稱為數字卦。……周族興盛後，由周原沿黃河東移，並取代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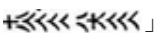
³³ 劉大鈞：《大易集說·前言》（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頁1。

³⁴ 李宗焜：〈數字卦與陰陽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6），卷77，頁285。

族的統治。在文化上導致了殷周文化的融合，接受了比較發達的殷文字，而在占卦上保留了自己原有的文字。……它們只是作某一卦的標誌，標誌了揲著數策時所得出來的數目。這些標誌不便稱謂，因而又得給每一卦安個名目，☰叫乾，☷叫坤……。因此，卦畫是舊文字，卦名是後人安的，用的是新文字。新舊文字之間在意義上並不相應，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³⁵

從商朝到周朝，勢必會歷經一段民族文化的過渡時期，迫使一些尚在形成中的事物，被切割成兩個階段、兩個系統。曹氏遂以「易」為例，指出《周易》的卦畫可能為商朝所遺留，而周人再把卦畫各自配上卦名，結合成為今日流傳的八卦。若以此現象來看「數字卦」，這些「數字符號」所組成的「卦畫」，是否能夠與目前《周易》的八卦相符合？

伍、結語

「數字卦」一詞已成為「」（北宋南宮中鼎銘文）此類「奇特符號」

的普遍稱謂。由於「數字卦」牽涉到「《周易》起源」與「古代筮法」的建構，促使學者們必須重新檢視、省思過去的一些傳統觀念，³⁶更開闢了易學研究的新途徑，³⁷這都是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1950年挖掘河南四盤磨村卜骨以來，諸多學者與考古學家們的共同研究成果。拙作逐一列舉在1978年張政烺「數字卦假設」提出之前的出土材料，而後又再蒐集卜骨以外的「數字卦」材料，諸如包山楚簡、雙古堆漢簡、王家臺秦簡、長安西仁村陶拍、馬王堆帛書等，企盼能有助於日後的研究者。「數字卦假設」的貢獻在於帶給學術界一個新穎的思考方向，並以此觀點來看待這些「奇特符號」。然而，張政烺之說終究只是「假設」，雖然被張亞初、劉雨等學者所肯定，卻藏有不少尚未解決的隱含性問題，筆者便整理出「與殷商時期數字認識史相違」、「占筮符號有不屬於六畫卦者」、「純粹陰陽將使數字意義消失」、「卦畫與卦名未必屬於同體系」四大未安之處，是知「數字卦」以及「數字卦研究」俱存有頗大的討論空間，可惜至今仍無新證據出土和新觀點被提出，使贊成與反對的學者們都只能各持己見，無法再進一步深入論述。拙作僅是整理、回顧

³⁵ 曹礎基：〈八卦的「秘密」〉，《文史雜誌》（1986），第5期，頁50。

³⁶ 賴祖龍指出：「筮數易卦」的發現使學界重新關注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先後問題，周文王之前已經出現數字卦，說明周文王之前已經有重卦現象，文王重卦問題的研究也重新受到重視。又表示：學界對於「筮數易卦」筮法與大衍筮法關聯探討取得了較大成就。以上兩論述請參閱賴祖龍：《筮術易卦源流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專業碩士論文，2008年），頁4-5。

³⁷ 見以下三位學者之語，李立新曰：「先民用原始的結繩數字進行占卜，……不同的數字卦代表著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間的相互連繫，可以說『數字卦』粗略地具備了文字的功能。」劉雨鷹亦曰：『數字卦』筮法問題是先秦、秦漢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的深層基礎性問題。鄭吉雄曰：「數字既可成卦，而卜卦又是上古社會神道社教的具體反映，那麼運用數字來探討宇宙的奧秘，和《易經》就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三例可以看見學者們對於「數字卦」已有一個明確概念。將「數字可成卦」、「數字卦的確存在於古代」等觀念當作已成立的基準，而再以此為立足點去探討其他命題。引自李立新：〈河圖洛書與漢字起源〉，《周易研究》（1995），第3期，頁48；劉雨鷹：〈商周數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對張政烺先生易卦源於筮數論的初步証偽〉，《懷化師專學報》（2000），第1期，頁27；鄭吉雄：〈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周易研究》（2006），第5期，頁4。

近六十年來的「數字卦」出土材料，並且闡述張政烺「數字卦假設」帶來的正面迴響與反面質疑。根據筆者淺見，就現存的出土材料看來，這些「奇特符號」應當為「數字」無誤，至於是否能夠直接以「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方式，轉換成《周易》卦畫？恐怕就會產生諸多待商榷之處，王化平、劉大鈞、李宗焜等學者皆有所駁斥。在目前出土材料與文獻證據均不足的状态下，對於「數字卦」議題的種種檢討與延展，只能有賴於日後學者的探究。

參考文獻

一、古籍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疏（2007）。《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第1冊。臺北市：藝文印書館。

[Wang, B., Han, K.-B., & Kong, Y.-D. (2007).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宋·王獻（1969）。《宣和博古圖》。臺北市：新興書局。

[Wang, F. (1969). *Hsuan-ho po-ku-t'u*. Taipei: Shinshing Publishing House.]

宋·薛尚功（2004）。《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入《國家圖書館藏金文研究資料叢刊》第2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Xue, S.-G. (2004). History of Zhong Ding Yi Yi section of knowledge Fateh. I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research material*.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宋·王楙（1985）。《嘯堂集古錄》。北京：中華書局。

[Wang, Q. (1985). *Xiao Tang collection of ancient record*. Beijing: Chung Hwa Book.]

二、近人著作

于蒞（2005）。包山楚簡的數字卦。《北方論叢》，2，1-3。

[Yu, F. (2005). Baoshan bamboo strips of Chu state numerical diagrams. *The Northern Forum*, 2, 1-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2）。《澧西發掘報告：1955～1957年陝西長安縣澧西鄉考古發掘資料》。北京：文物出版社。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62). *Fengxi fa jue bao gao: 1955 ~ 1957 nian Shanxi Chang'an Xian Fengxi Xiang kao gu fa jue zi lia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王化平（2005）。數字卦兩點思考。《求索》，12，213-215。

[Wang, H.-P. (2005). Two views of the numerical diagrams. *Seeker*, 12, 213-215.]

史善剛（2005）。數字卦與簡帛易。《中州學刊》，6，145-149。

[Shih, S.-K. (2005). Numerical diagrams and bamboo slip.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6, 145-149.]

李立新（1995）。「河圖洛書」與漢字起源。《周易研究》，3，43-51。

[Li, L.-H. (1995). "Hetu and Luoshu"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of Zhouyi*, 3, 43-51.]

李宗焜（2006）。數字卦與陰陽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2)，279-318。

[Li, Z.-K. (2006). On the "Numerical Diagrams" and Yin-Yang Yao.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77(2), 279-318.]

李學勤（1956）。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攷資料》，11，16-17。

[Li, X.-Q. (1956). Tan Anyang Xiaotun yiwai chutu de youzi jiagu. *Wenwu Cankao Ziliao*, 11, 16-17.]

李學勤（1995）。周易經傳溯源。高雄市：麗文文化。

[Li, X.-Q. (1995). *On the oregon of the book of Zhouyi*. Kaohsiung: Liwen Publishing.]

李學勤（2003）。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周易研究，5，3-7。

[Li, X.-Q. (2003). A study of the latest discovered divinatory figure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ty. *Studies of Zhouyi*, 5, 3-7.]

汪寧生（1976）。八卦起源。考古，4，242-245。

[Wang, N.-S. (1976). *Bagua of origin*. *Archaeology*, 4, 242-245.]

邢文（2007）。數字卦與《周易》形成的若干問題。臺大中文學報，27，1-32。

[Sing, W. (2007). Problems in numerical allogram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TU*, 27, 1-32.]

唐蘭（1957）。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2，33-36。

[Tang, L. (1957). Tsai chia-ku chin-wen chung so-chien-ti yi-chung yi-ching yi shih ti Chung-kuo ku-tai wen-tzu.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2, 33-36.]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56）。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文物參攷資料，3，58。

[Shaanxi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1956). Key findings Chang Chang Zhou village site. *Wenwu Cankao Ziliao*, 3, 58.]

高亨（1989）。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Kao, H. (1989). *The contemporary annotation of Zhou Yi*. Beijing: Chung Hwa Book.]

張立文（1991）。周易帛書今注今譯。臺北市：學生書局。

[Zhang, L.-W. (1991). *Zhouyi boshu jinzhu jinyi*. Taipei: Student Book.]

張亞初（1984）。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與族屬。江漢考古，2，23-28。

[Chang, Y.-C. (1984). On the time and family of the tombs in the West Zhou of Lutai Mountain. *Jianghan Archaeology*, 2, 23-28.]

張亞初、劉雨（1981）。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2，155-163。

[Chang, Y.-C., & Liu, Y. (1981). Key findings Chang Zhou Village site. *Archeology*, 2, 155-163.]

張政烺（2004）。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Chang, C.-L. (2004). *Chang Cheng-Lang's collected papers*. Beijing: Chung Hwa Book.]

曹瑋（2002）。陶拍上的數字卦研究。文物，11，65-71。

[Tsao, W. (2002). A Study on the digital diagram of Tao. *Cultural Relics*, 11, 65-71.]

曹礎基（1986）。八卦的「秘密」。文史知識，5，49-53。

[Tsao, C.-C. (1986). The eight divinatory trigrams's secre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5, 49-53.]

郭沫若（1999）。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上海：上海書店。

[Guo, M.-Z. (1999). *Zhongguo ke xue yuan kao gu yan jiu suo bian j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

黃忠天（2000）。漫談歷代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影響。中華道教學院南臺分院學報，1，157-177。

[Huang, Z.-T. (2000).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on the study. *Journal of Daliang Teachers College*, 1, 157-177.]

廖名春(2003)。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周易研究》，5，8-13。

[Liao, M.-C. (200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gure hexagrams carved on the pottery pat collected at Village Xiren, Chang'an, Shaanxi Province. *Studies of Zhouyi*, 5, 8-13.]

劉大鈞(1991)。《大易集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Liu, D.-J. (1991). *Integration of the book of Zhouyi*.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劉大鈞(2010)。《百年易學菁華集成》。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化出版社。

[Liu, D.-J. (2010). *Hundred years of classic of changes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劉雨鷹(2000)。商周數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對張政烺先生易卦源於筮數論的初步証偽。《懷化師專學報》，1，27-30。

[Liu, Y.-Y. (2000). Search on the six -- Symbol divination method in the digital diagram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Journal of Huaihua Teachers College*, 1, 27-30.]

鄭吉雄(2006)。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周易研究》，5，頁3-17。

[Zheng, J.-X. (2006). Development of the numerical concepts in ancient Chinese metaphysics. *Studies of Zhouyi*, 5, 3-17.]

賴祖龍(2008)。《筮術易卦源流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山東大學，濟南。

[Lai, T.-L. (2008). *A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ivin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賴貴三(2007)。《易學思想與時代易學論文集》。臺北市：文津。

[Lai, G.-S. (2007). *Zhouyi thought and contemporary Zhouyi papers*. Taipei: Wen Jin.]

戴璉璋(1988)。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貢獻——談數字卦。《國文天地》，3(9)，26-29。

[Tai, L.-C. (1988). The contribution of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to the study of I Ching Studies.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9), 26-29.]